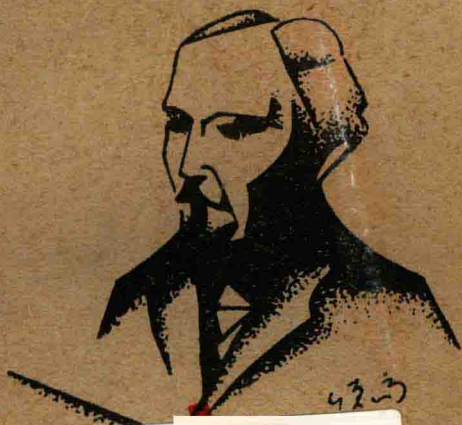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



前 記

安那格列葛列夫那陀思妥夫斯基，娘家姓思尼金，(Auna Gregorevna Dostoevsky, née Snitkin) 練習作速記生。在一八六六年她學完了，當陀思妥夫斯基趕緊完成賭徒的時候，她做他的書記。在一八六六年整整一個十月，他口述着，她寫着。他們在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結婚，所用儀式很使新婦滿意。她在她的回憶中有一段子描寫當時情景，直到如今還未發表過：

“費阿多米海羅維奇 (Fiodor Mihail-

cv'ch) 事情辦的好：禮拜堂燈光輝煌；一組堂皇的歌詠隊唱着；還有一羣穿得華美的賓客；但是這一切我只是後來才知道，由別人告訴我的；因為直到儀式差不多行過一半了，我覺得彷彿自己在一陣迷霧中似的，我機械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我對於牧師的問話的答辭人家幾乎都聽不見。我甚且並沒有注意，我們兩個誰在先踏上粉紅的絲墊——我想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先；因為我一生都向他讓步。只是在聖餐以後我們的頭腦才變清楚，我開始虔誠地禱告。以後人人告訴我道：在婚禮期間我的臉孔蒼白得可怕。……”

兩月以後，在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兩夫婦便離開俄羅斯，最初到德列思登 (Dresden)，立意只在外邊住三四個月。不過，環境（在陀思妥夫斯基致馬道闊夫的信中充分表明一些了。）使他們耽擱直到一八七一年春才回來。在那時候，陀思妥夫斯基病的很，而且非常想家鄉，這從他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致思特拉荷夫 (N. N. Strahov) 信

中可以看出的：

“我病了些時了，而尤其是我在癲癇病症發後感覺得想家鄉。當我有好久不發一次癲癇症，于是忽然發作了，我便感覺一陣非常的懷鄉病，一陣必然的懷鄉病。這驅使我絕望。先前這種抑鬱在發癲症以後常持續三天，然而現在却持續七八天了；但是我在德列思登那些時候，比在別的任何地方癲症發作的都稀少些。第二，還有對於工作的渴望。我一定要往俄羅斯去，雖然我十分不慣于彼得堡的氣候。但是，究竟，無論發生什麼，我一定要回去。……我的著作不能成功，尼古來尼古列耶維奇 (Nicolay Nicolayevich)，不然也出產得萬分困難。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這是我需要俄羅斯。無論如何犧牲我一定要回俄羅斯。……”

在他回俄羅斯六個月以後，他于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寫信給雅羅夫斯基 (S. D. Yauovsky) 道：

“我在國外過了四年——在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結果弄得討厭極了。我開始帶着恐怖看出來了，我落在俄羅斯後面了；我看三種報，而且和俄羅斯人說話；但是有一種什麼東西彷彿我不懂得。我必須回來，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好，我回來了，我看沒有特別難解的東西，在兩個月內我又明瞭一切事物了！”

但是若果陀思妥夫斯基爲他自己的緣故願回俄羅斯，他尤其更極望這樣辦者，爲他妻的緣故。在致馬意闊夫的信中陀思妥夫斯基寫道：

“在德列思登再住一年是不可能的，萬不成問題。那簡直是以絕望殺安那格列葛列夫那就是了，在這方面她不能制止，因爲她害的是純真的懷鄉病。”

這或者不祇是懷鄉病呢；因爲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生活是不斷的工作，不斷的焦心。以下諸君表明她的些許困難；但是還要記得，在陀思妥夫斯基生活最後十四年中，——他的創造的活動最輝煌最生產的年代，——安那格列葛列夫那不但是

他的妻兼是真實的朋友，並且(從回憶看出來)也是他的助手，速記生，發行人，財政顧問，兼事物經理。

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回憶(一八七一——一八七二)是從她的三本筆記簿裏取出來的，原本存彼得堡俄國專門學院普希金部。

由(本州)等處)且特(受)似(其)實(其)基(礎)建(立)的
精(神)事(業)情(形)起(因)人(員)經(過)全(體)注(意)年(報)提(升)長
上(述)情(形)。

——(一)八——) 對(於)人(員)若(果)未(能)得(到)
這(本)原(則)本(國)原(則)務(須)在(三)國(共)同(對)象(二)十(八)
日(前)予(以)回(答)。

一、(一)八——) 河(南)省(河)南(省)

本(省)自(一)九(一)九(年)開(始)實(施)新(學)制(以)來(一)直(在)
不(斷)地(進(行)着(各(種)改(革)工(作)。

……

回俄羅斯(一八七一年)

……

人，出國外住了四年多以後，我們在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動身回彼得堡。

……

從瓦薩站我們驅車經過聖三大禮拜堂，我們的婚禮先前就在那裏面舉行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我自己都在我們自己身上畫十字，我們的小小的女嬰〔路保甫(Lubov)〕看見我們這樣做，也作十字號。我記得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說：“唔，亞列加(Anechka)，我們在國外快樂地過了這四年，且不管生活時或是苦的。彼得堡的生活將給我們

什麼呢？一切事情在我們面前都在一層霧中！我預見好多困苦，艱難，和煩擾，在我們站在自己的腳上以前。我僅僅靠着上帝的幫助！”——“爲什麼預先煩擾呢？”我記得我回答他。“讓我們靠着上帝的慈愛。現在主要的事情是我們又到彼得堡了，又到我們的祖國了。”

各種的感情激動我們兩個。在我裏面瀰滿着一種無限愉快的感情。我從幼年的時候起就夢想着歐洲的生活，非常快活往那去，而在我們最後兩年在那住的時候，我不但變得對於外國冷淡，幾乎要恨外國了。國外的一切東西——宗教，語言，人民，風俗，習慣，——在我看來不但生疎，乃是仇敵。我失了俄羅斯的黑的麪包，深的雪，雪車，俄羅斯教堂的鐘聲；一句話，一切從我童年便習慣了的東西。我看見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不自惜地工作；我看見他時或接到大宗的款項；但是，因爲其中很大部分都給我們的親族了，而且要付我們在出國時所當的東西的利錢，我沒有希望能夠節省一筆大款，在我們回彼得堡時，償還我們的債主，使他

們不在一起頭就煩擾我們，如有時間打聽，看我們能怎麼辦，好改善我們的糾纏的境況。我完全明白，只有回家親自辦理，不經居間人，我們纔能解決我們經濟上的事項。並且在我看來，在彼得堡我可以給自己找點工作，作速記生，或作翻譯員，這樣能以找點進款。我又想，我的母親的住宅，在克思特洛莫斯科大街 (Kostromsky Street)，是打算給我的，將到我的手中。若是這樣，我們脫去債務的羈絆將進行的更順利了。我意思立刻把住宅賣掉，償還最緊急的債，其餘的便由陀思妥夫斯基長篇小說所得的錢分期償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那麼十分願意回俄羅斯。然而我們回國的各種阻礙不斷地堆積起來，最後，我們的錢還不夠回俄羅斯，自己安家。一大筆錢適逢要付我們；但仍然我們不能將就回家。這一部分是因為我們預料在很近的將來家庭要增加一位，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嬰兒太小了，不便在冬天帶回俄羅斯。各種永無完結的困難阻止我們回國，最後，我極端信定，我們若是不離開德國，我們將判定依舊作“違反自

己意志的僑居者”。這種觀念是如此不能忍受，我在預料中便承認各種迫切的困苦與不幸，只要是在家裏發生就得。一句話，我在自己的情況中經驗了懷鄉病是什麼一回事了，我不願我的最大的仇人遇見那種不幸。我盡力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隱藏我的懷鄉病與我的抑鬱；但是什麼能瞞過他的觀察呢？不能救我脫離國外生活的困苦，于他是一個大的悲傷。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他自己很覺得失了俄羅斯了：他時常十分深切地愛她，並且，他時常想起來很痛苦的，在國外住這麼長久，他將忘記俄羅斯，不懂得俄羅斯的生活和俄羅斯的真實了。換句話說，他害怕他自己作了他所用以責備都介涅夫的東西的犧牲。“你不能够僅僅從新聞紙上知道生活，”他有時向我說。“一個著作家應當一生和她一塊生活；否則他便迷失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很驚慌；惟恐這樣一個長期遠離會于他的文學才情有一種壞影響，會毀害他。而且實在他的文學事業便是他的生平的一切，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惟一謀生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當順利的精

況使他能够回國的時候，他是如何愉快了。

這次我們不容考慮，在很近的將來家庭又要增加一位，使我們停留了〔費阿多費阿都羅維奇陀想妥夫斯基 (Fiodor Fiodorovič Dostoevsky) 于一八七一年七月我們回國一個禮拜後出世。〕但是我們愉快的感情也和恐懼混合，我們如何能够理清我們的事務呢。我們欠債約有兩萬五千盧布，然而全部的錢財，在我們到的那一天，只有現錢六十塊盧布和在國外買的兩個箱子。其中一個裝的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衣服，他的手稿和筆記簿；另一個裝的是我的東西和小孩子們的。現在我回想那一切，我想在這樣境況中開始新的生活該需要好多精神的力量呵。

在我們到的時候，我們停在大克留顯那街 (Great Konyushenna Street) 的商務旅館中，在那里住了兩天。在那里住下去是不應當的，因為家庭就要增加一位，而且也不適于我們的財力；因此我們便移到愛加特里林斯基大街 (Ekaterini-

ns'y Prospekt) 的一個住宅去，在那里我們租了四層樓上的兩個帶家具的房間。我們選擇那個鄰境，好使我們的小女兒可以在于樹波夫公園 (Yussupov Park) 過七八月的炎熱的日子，那公園十分靠近。

在我們到的頭幾天內，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親族來看我們，我們接待他們很誠懇地。在這最近四年中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陀思妥夫斯基 (Emily Fiodorovna Dostoevsky) 的情形變好些了：她的大兒子小費阿多米海羅維奇 [我們的親族稱呼他‘小’，以別我的丈夫‘大’費阿多米海羅維奇] 教許多報酬很好的音樂功課；她的第二個兒子米海爾米海羅維奇 (Mihail Mihailovich) 在一個銀行裏做事；她的女兒愛加特里那米海羅夫那 (Ekaterina Mihailovna) 也有一種職業。因此家庭過的十分舒服。並且，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在那個時期也常想，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自己有家要養了，只能在例外的境況中幫助她。泊凡亞力克山得羅維奇伊塞耶夫 (Pavel Alexandrovich Isayev) 是唯

一的一位，不能放開這種觀念，‘他的父親’（她這樣稱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應當’不但養護他，還要養護他的家庭。但是他，我也懇切地接待，因為我偶而認識了他的妻，僅僅就在那年四月他娶了她。我從第一眼便喜歡那得達米海羅夫那伊塞耶夫（Nadezhda Mihailovna Isayev），而且，不顧在我們年紀上微微的差別，我們立刻便成為朋友了。她是一個好看的婦人，不高，很貞淑的，並不笨；因此我簡直就不懂得她為什麼決定了選擇這樣的一個不可能的人如同泊凡亞力克山得羅維奇伊塞耶夫作她的終身伴侶。我真誠地為她惋惜；因為我知道他的品格，預見她的生活將來是不會快活的。在我們到彼得堡後八天，七月十六早晨九點鐘，預料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大兒子費阿多的誕生。（註一）

當我開始復原的時候，我們將我們的男孩領洗了，他的教父是亞波朗尼古萊耶維奇馬意珂夫（Apollon Nicolayevich (Maikov)，我們的兩個女兒也是他作教父。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選我們的女兒留保希加（Lyubochka）作教母，她還沒有兩歲大。

在八月底，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往莫斯科去，帶回一筆錢來，並不是很大的一筆，但是夠使我們能以從帶家具的房間移往一層樓房了。主要的問題便是我們沒有家具，這我們一定要在沒有搬去以前弄到的。我想出一個主意，到阿蒲那克辛市場(Apraxin Market)去，問那里做生意的願不願賣給我們家具，按月付二十五盧布，直到全數付清，家具才算我們的財產。那里有一個作生意的名叫留比莫夫(Lubimov)承認這些條件，讓我們立刻把貨取去，價錢四百盧布。但是，天呀，這些家具是什麼東西！家具是新的；但是用赤楊或松樹作的，且不說牠的可笑的樣式，牠出自這樣壞的市場，三年用後便散了，成碎塊了。結果我們一定要把牠拋掉，再換新的家具。但是就是那種家具我也感激。這使我們能以住自己的一層樓房；因為任帶家具的房子住着是不堪想的，緊緊地靠近嬰兒，妨礙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睡眠和工作。

安排了家具的事項之後，我開始找一層樓房，在這方面伊塞耶夫供獻他的幫助。就在那天晚上

他宣稱他找到很好的一層樓房——八間房子——房租很賤，每月一百盧布。“我們不需要這樣大的一層樓房，”我說。“一點也不大，”伊塞耶夫答道。“你要有一間會客室，書房，臥房，育兒房；我們要有一間會客室，書房，臥房，育兒房；飯室我們共着。”“你想我們要一塊住麼？”“爲什麼不呢？我告訴那第亞（Nadya）了，‘我的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們將都在一塊住。”這時我一定要認真地向他說，使他知道情況變了，我絕不承認我們住在一塊。照常，伊塞耶夫變得無禮，威嚇着要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申訴。但是我不聽。四年的獨立生活我並沒有白過，當伊塞耶夫找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時候，他答他道，他將一切事情都讓我辦，我如何決定，就怎麼辦。有好久伊塞耶夫不能饒恕我，因爲我推翻了他所定的計劃。我在塞比哈夫街（Serpukhov Street）從馬丹艾堯節斯基（Mme. Archangel'sky）那里租下一層樓房，用我自己的名字劃押，好省得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女房東門房等人交涉。

——這一層樓房共有四間房子；一間書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這裏面睡在一張臥榻上），一間會客室，一間飯室，和一間育兒房，我也在這裏面睡。在安排房屋的時候，我想起這一點來安慰自己，就是，我不一定要買許多家用東西和衣服；因為在我們離開俄羅斯之前，我們將東西分散給各個人替我們保存。我由病復原不久，便開始自己忙着把這些東西弄在一起。但是這裏討厭的驚人的事一件一件的出來了。開始是這樣的。我往我母親家去，在那里一個老姑娘名叫阿加瓦綏尼夫那（Alga Vasiliévna）住了許多年了。她是一個極端誠實的女子；前三年，正在我母親出國來和我們短期會見以前，她將家庭各種動產，銅暖炊，銅器，玻璃杯，瓷器，都託阿加保存。結果最使我難受的，就是前幾個月阿加瓦綏尼夫那死了，因為她是一個獨身的女子，一個鄉下堂姊出來埋她，縣官命將該屋中所有動產都要賣掉，付給堂姊在葬禮上所化的一切用費。有人，寄住本宅的，知道阿加瓦綏尼夫那只是照管着我們的東西。但是這位堂姊說“關於